

试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

胡 方

复旦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内 容 提 要

本文运用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传教士们的宁波方言材料,以及前人对宁波方言的研究,结合现今宁波市市区方言和郊区方言及台州片吴语的比较研究,对百多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作了一个清晰、合理的解释。简单地说,百年前宁波方言的塞擦音音位只有一套,而非徐通锵(1991)所提出的三套;而舌叶音音位的消失,舌面音音位的出现和尖团合流使百年来宁波方言的声母系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关键词: 宁波方言 声母系统 演变

中图分类号: H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01)03-0065-04

零

徐通锵先生(1991,下面简称徐文)指出:“(宁波方言)百年来声母系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舌叶音音位的消失、……清鼻、边音音位的衰退和尖团对立的消失。”但是,徐文对舌叶音音位消失的前因后果及整个声母系统的演变过程并未作出合理清晰的阐述。本文拟就此作些描述及探讨。

一 百年前宁波方言声母系统

1.1 传教士的材料

我们对于一百年前宁波方言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当年西洋传教士等人的记载。徐文运用了 Morrison 和 Möllendoff 二人的三种材料:

(1)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 《宁波方言字语汇解》, W. T. Morrison, 1876, 上海。

(2) The Ningpo Syllabary, 《宁波方言音节》, P. G. Von Möllendoff, 1901, 上海。

(3) The Ningpo Colloquial Handbook, 《宁波方言便览》, P. G. Von Möllendoff, 1910, 上海。

本文除运用上述三种材料之外,另发现了一本刊印于近一百三十年前的宁波话教科书:

(4) 《宁波土话初学》, 1868, 上海。

由于书籍扉页缺失,作者待考。(1)下文简称《汇解》,(2)下文简称《音节》,(3)下文简称《便览》,(4)下文简称《初学》。

前三种材料,徐文已作过介绍,此处不赘。《初学》与前三种材料的不同之处是全书均不加英文释义,也少见汉字,其全文都是用拉丁字母转写的宁波土话,大概是当时用来教外国人学宁波话的课堂讲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种材料的记音体例相当一致,明显地有一种传承关系。Morrison 在《汇解》的体例解释中提到拼写宁波方言的拉丁字母体系是与已出版的传教士著作是一致的,而且

他在《汇解》正文中也确实曾引用了《初学》中的材料，这表明 Morrison 在编《汇解》时是参考过《初学》的。至于 Möllendorff，他的《音节》前言讲，《音节》反映了四十年间（即约 1860-1900）的宁波方言情况，这表明 Möllendorff 的研究是在《初学》、《汇解》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的。

本文在整理百年前宁波方言的声母系统时主要以 Möllendorff 的《音节》为依据，参考其它三种材料。这是因为《音节》的记音体例与其它三种材料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音节》用文字具体描述了宁波方言音位的音值，这是别的几本书所没有的。

1.2 材料的解读 有人对传教士著作的可靠性表示怀疑。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谈到 Möllendorff 的记音采用传教士的记载方式，与 Parker 的记载在韵母方面相差太远，因此高不采用他的材料。徐文也曾对舌叶音存在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Möllendorff 有没有受过正规的语言学训练我们不得而知，但从《音节》的导言及正文中对宁波方言音位较为合理的归纳和对音值的细致的描写看，他的语言学修养是不错的。在《便览》的导言中，他甚至给汉语方言作了一个分类。我们认为 Möllendorff 的记音是可靠的（至少声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现在宁波市郊的方言中发现了 tʃ 组（即舌叶音）声母的存在，而且其整个声母系统与传教士们当年的描述基本一致。我们知道：语言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往往和历时演变是吻合的。

1.3 Möllendorff 采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有些标音符号与国际音标差别较大，现用改写的方式将《音节》中所反映的宁波方言声母系统列如下：

p	p'	b	m	m̃	f	v		
t	t'	d	n	ñ			l	l̃
ts	ts'	dz			s	z		
tʃ	tʃ'	dʒ			ʃ	ʒ		
ky	k'y	gy	ny	nỹ	hy			
k	k'	g	ŋ	ŋ̃	h	ɦ		
ø								

上表不是一张严格的音位表，这里至少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m̃、ñ、l̃、ŋ̃、nỹ、ŋ̃等所谓的“清鼻边音”实际上是指拼阴调类的鼻边音。在宁波话中，鼻、边音一般均拼阳调类，拼阴调类的较少，二者也不形成音位对立，因此可以不单列。徐文说一百年来“五个清鼻音、清边音的使用频率已大为降低。”清鼻边音已经衰退，但据我们了解，一百年来，鼻、边音拼阴调类在声韵调拼合关系中变化不大，传教士们当时记载的一些音节现在基本都在用。这是因为本身这些字就不多，而且“大多有音无字”（即无本字可考），是口语常用字，因此不易变化。如《汇解》中所列的例字：

l̃ 拉 [la] 缕 [lœy] 撸 [loʔ]
 m̃ 无 [m̃] 没 [m̃] 姆 [m̃] 妹 [m̃ei]
 ŋ̃ 奶 [ŋ̃e] 等等。

现在的宁波方言中，仍拼阴调类。

其二，徐文将 ky 组声母直接改写成 tɕ 组（tɕ、tɕ'、dz、n、ɕ），这是不对的。虽然，《音节》导言中将 ky 组声母归入“颚化辅音”（Palatalised Consonants）一类，但在描写具体音值时写道：“ky, gy, hy, 只能拼 i 和 y。ky 和 gy，起初是 k+y 和 g+y，现在发音类似 tsh（即 tɕ--笔者注，下同^①）和 dj（即 dz）；hy 起初等于 h+y，现在发展成北方官话中的 hs（即 ɕ）一般……”这说明在 Möllendorff 调查的年代，这组声母可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但是，同是拼细音，ky 组与 tʃ 组还是有区别的。Möllendorff 在文中描写说[tʃ]的发音“由舌尖塞音 t 开始”，而 ky 在发音时则带有“喉部的噎动（glottal catch）”。这虽然不是严格的语音学描写，但结合我们现在的材料来看，这种听感上的印象基本是可信的。因为现在宁波地区的有些方言中，也是有 ky 组声母，无 tɕ 组声母，ky 的发音就是 k+y，发音时，从听感上讲，是有一种“喉部的噎动”。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些方言的声母系统中都有 tʃ 组声母，情况与当年传教士们所描述的基本一致。这片方言分布在宁波市区以东约 30 公里左右的新碶、霞浦并一直向东直至沿海的大榭、梅山等岛屿一带。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结合宁波以南的方言，那么，问题会更加清楚。现在的台州片吴语中，大多数地点的方言的中古合口三等的鱼、虞、

祭、齐、支、脂、之、微、仙、元、先、阳、东、钟等韵的见、晓组字，今声母为舌根音，韵母为细音撮口呼。举例如下^②：

	举	区	跪	拳	军	狂	穷	嗅	胸
大榭 _{宁波}	ky	k'y	gy	gyø	kyn	gyð	gyon	hyon	hyon
临海	ky	k'y	gy	gyø	kyøn	gið	gyon	hyøn	hyon
仙居	ky	k'y	gy	gyø	kyøn	gyð	dzyon	hyøn	cyon
天台	ky	k'y	gy	gyø	kyn	gyo	gion	hion	hion
黄岩	ky	k'y	gy	gyø	kyn	gyo	gyon	hyon	hyon

而且，宁波、台州之间的宁海，以及靠近台州的一些吴语地区如缙云、永康等地也有类似现象。另外，据当年西洋传教士等人的台州方言材料记载，百年前的台州方言也是有 ky 组声母的。这样，所谓的 ky 组声母历史上在宁波及宁波以南地区地理上是连成一片的。

1.4 因此，我们认为 1860 年前后或更早，宁波方言声母系统中只有 k 组而无 tɕ 组声母（因为 ky 中的 y 也可以处理成韵母）。这样一来，一百年前的宁波方言的语音系统中塞擦音和擦音系列并不是“舌面音、舌尖音、舌叶音”三套系列共存的，而是没有舌面音。台州由于地理位置较宁波偏僻，因此方言变化较慢，至今其还较好地保留了 k 组拼细音的特点^③，而宁波由于交通便利，开发较早、较快，其方言的发展也快，在现在的市区早已听不到 k 组拼细音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舌面音的产生，对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二 tɕ 组声母的出现和 tʃ 组声母消失

2.1 tɕ 组声母的出现 在 Möllendorff 调查的时代，ky 组声母已开始演变。从传教士们的材料看，读 ky 组声母的是中古见晓组拼细音的字。当 ky 组的发音变得与 tɕ 组辅音渐渐相近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 tɕ 组与 tʃ 组在拼细音时发音非常接近，尤其是拼撮口呼韵母时，而宁波方言的韵母系统中，圆唇音是非常多的。这样，为了不至于引起歧义，迫使 tʃ 组声母发生变化。

徐文在论述宁波方言元音转移规律时认为宁波方言的元音转移“是一种语音演变中比较少见的推链的方式。”我们认为，这里讨论的宁波方言辅音的转移也是一种“推链的方式”。也即是：先是 ky 组顎化成 tɕ 组，由于 tɕ 组与 tʃ 组音值接近，为避免与 tɕ 组合并，推动 tʃ 组向 ts 组方向演变。这样一来，读 ts 组声母的字大大增加，加上其它原因，促使 ts 组细音（尖音）向 tɕ 组细音（团音）方向演变，实现尖团合流，详见 3.1。

2.2 tʃ 组声母的分析 从传教士们的材料看，tʃ 组声母大体来自中古精、知、章三组的三等字，从声韵拼合关系看，tʃ 组字声母后面往往带有一个圆唇介音或元音，仅有一种例外，即来源于中古臻摄开口三等知章组的字的韵母主元音是 i，如“振、俊”[tʃin]。但据《音节》导言的描写，[tʃin] 中的 [i] 接近 [y]，赵元任（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将此音描写成 [ɣ]，因此，[tʃin] 可以转写成 [tʃyn]，而且这里也并不存在音位对立。另从现在有 tʃ 组声母存在的宁波方言的读音看，tʃ 组声母后也均有一个 y 介音，如“振”读成 [tʃyon]。

这样看来，虽然在《初学》、《汇解》、《音节》、《便览》等材料中，tʃ 组与 ts 组是被描写成有音位对立的，如《汇解》：

钟 [tʃon] ≠ 宗 [tson] 充 [tʃ'on] ≠ 聰 [ts'on] 虫 [dʒon] ≠ 从 [dzon]

爽 [ʃon] ≠ 桑 [son] 床 [ʒon] ≠ 上 [zon]

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种角度进行音位分析，tʃ 组与 ts 组也可以被描写为一对条件变体。因为所有的 tʃ 组声母后面都可以被描写为是带有 y 介音的，而 ts 组是不带有 y 介音的，也就是说，二者呈互补分布。因此，两组可以合并成 ts 组，当然，这样会增加韵母的数量，但音位归纳向来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徐文认为百年前宁波方言有三套塞擦音和擦音系列，事实上只有一套。

为了行文方便，下文还是沿用 tʃ 组声母这种说法，其实，它是 ts 组拼撮口呼时的条件变体。

2.3 tʃ 组声母在《音节》时代已显露了向 ts 组演变的端倪，Möllendorff 在描写 tʃ 组发音时说 tʃ

和 d₃ “在 o 前它们听起来象 ts 和 dz。”而到了《现代吴语的研究》，t_f组已完全消失。

从演变的事实看，t_f组声母都变成了 ts 组。只有来源于中古山摄原读 yn 韵的字在今宁波市区声母读成了 t_ɕ组，如“钻”[t_ɕiɿ]，而在乡村，大部分地区也是读 ts 组，如“钻”[tsø]。而且，据《汇解》中的例子，“钻”的又读为[tsøn]，因此，现代宁波市区钻类字读为[t_ɕiɿ]是后来声母腭化所致，其演变过程大致为 t_fyn > tsøn > tsø > t_ɕiɿ。

而且，由于原先 t_f组声母都有圆唇介音或元音，所以当它舌位前化，演变成 ts 组后，韵母也还是圆唇元音，只不过元音音值也有所演变而已，来源于中古遇、蟹、止三摄原先读 y 韵的 t_f组字随着声母前化，韵母也前、高化，变成了圆唇的舌尖元音，从而在韵母系统中添了一个新音位/q/。

2.4 现在，历史中的这些辅音转移 k(y) > t_ɕ(y)，t_f > ts……正在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存在 t_f组声母的宁波地区的方言中进行着。除了一些很偏僻的山村，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现在一般都没有 ky 和 t_f两组声母了。如“贵”不说[ky]，而说[t_ɕy]。“桌”不说[t_foʔ]，而说[tsoʔ]了。

三 尖团合流和ɹ声母的出现

3.1 在《音节》时代，宁波方言是分尖团的，如：节[tsiʔ] ≠ 结[kyiʔ]。但随着 ky 组细音 > t_ɕ组，t_f组 > ts 组，方言中 ts 组字大量增加，而新产生的 t_ɕ组字的数量却很少，因而前者产生推链作用，后者产生拉链作用，使 ts 组的细音字声母演变成 t_ɕ组，完成尖团合并。这是尖团合流的内因，即音系内部演变规律的需要，当然，尖团合流也有外因，如官话及五四国语运动的影响等，而宁波又是近代以来社会较开放、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3.2 《音节》时代的宁波方言声母系统中是没有舌面浊擦音ɹ的，虽然当时 ky 组已向 t_ɕ组演变。这是因为 hy > ɕ，但其对应的ɹ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反过来也证明了宁波方言的声母系统中本来是没有 t_ɕ组的，否则很难解释ɹ声母这个语音聚合系统中的空格(slot)。因此，我们认为ɹ声母是当拼细音的 ts 组声母随着尖团合流读成 t_ɕ组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也同现代宁波方言中ɹ声母字的来源相符。

3.3 据乾隆 53 年(1788)的《鄞县志》^①记载，宁波方言中多把一些中古的知、章组字读如相应的精组字，如在《音节》时代“招、焦”均读为[tsiao]，因此，当尖团合流时，知、章组读细音的字(即县志所载的读如精组的字)也读成了 t_ɕ组。

① 用 tsh、dj 和 hs 表示 t_ɕ、dz 和 ɕ 是传教士记音习惯，因为传教士记录汉语方言用的并非国际音标。Möllendoff 此处论述宁波方言音值时跟北方官话的音作了比较，如文中直接提到宁波方言中的 hy 音值变得接近官话的 ɕ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提醒)。

② 大榭、临海、仙居材料为笔者实地调查所得，天台、黄岩据傅国通等(1985)。

③ 现在临海、黄岩等地，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k 组也不再拼细音了，已腭化为 t_ɕ组。

④ 《鄞县志》中的材料转引自徐通锵(1991)。

参考文献

-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
傅国通、方松熹、蔡勇飞、鲍士杰、傅佐之 1985 浙江吴语分区，《杭州大学学报增刊》9、10 期
高本汉 1995 《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商务印书馆缩印版
Morrison, W. T. 1876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Möllendoff, P. G. Von 1901 *The Ningpo Syllabary*.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1910 *Ningpo Colloquial Handbook*.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宁波土话初学》 1868 上海美华书局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 1997 《宁波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徐通锵 1991 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附论音变规律的三种方式，载《徐通锵自选集》，河南出版社
(香港九龙达之路 83 号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